

父母在城里 (上)

□三三

三年前,弟弟在城里买了一个不到六十平方米的安身之处,想方设法让十岁的侄女到城里上学。孩子长期不在父母身边,每年回家过年都有一个先陌生再熟悉后痛别的过程,弟媳想孩子的眼泪也是伤人的折磨。就这样,侄女不再留守苏北农村老家,我的母亲为了照顾孙女也到了城里。母亲不在家,从没煮过饭、洗过衣的父亲日子过得狂草,煮一顿吃一天,不会做菜,时常酱油泡饭,一个月不到,原本清瘦的父亲又瘦了六斤。母亲舍不得父亲,在她的强烈要求下,父亲也到了城里。

相比于农村,到底城里消费水平高、生活开销大。弟弟、弟媳都是普通的打工族,多年省吃俭用的积累加上银行贷款,才有了立锥蜗居。一下子来了三张嘴,还加只书包,压力可想而知。剪个二道毛要十五块、洗把澡要三十,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吃了两天闲饭,她就坐不住了,和门口扫地的老太攀谈。老太是山东人,在这里十多年了,在小区里扫扫擦擦,也能挣点工资。像鸟觅到了食,母亲找到了活路,这力气活她可以做,母亲信心满满拜托老太帮她打听,她想扫地。

她都打探清楚了,早上出工早,上午十点多可以收工,不影响她做午饭,中午别人休息她不休息,完成自己的任务,四点多她可以去接孙女。既可以照顾孙女,还可以帮衬弟弟一把,做这事她对自己有把握。

母亲如愿以偿。一份扫地的活,脏、累、钱少,没有城里人争的。

每天凌晨三点,母亲就蹑手蹑脚起床了,烧点早饭吃过,一路小跑到她负责的地段。母亲说,想不通那些人怎么那么能产垃圾。外地来的女人做起时髦的全职太太,在家带孩子、做饭,门口橘子皮、瓜子壳、腐皮烂菜、破衣烂衫什么都有,每天都堆一堆,几户门口一聚就是一推车。这还算好的,还有用过的卫生巾无遮拦地敞着,小孩子的好奇杂货摊一样在门口摆着。女人倚着门嗑瓜子,也不会拿个煤渣盖一下。母亲私下里说这些女人都不抵一只猫呢,猫都晓得羞涩。干净的母亲不敢相信世上有如此污糟的女人。

一次,年轻的女人又把一袋用过

的卫生纸抛到正在清扫的母亲脚下,母亲像对女儿也像对媳妇说:“袋口扎紧。”年轻的女人生气了、冒火了、骂人了,羞辱的话如子弹突突,极其污秽难听。母亲重复给我听时,我的眼泪晃在眼里,仰起脸摇摇头,才没当着母亲面落下。母亲当时肯定是最难过的,不然她不会压在心里这么久。好在她会化解,她说:“我不跟她生气,我孩子个个在城里有房,她到现在还是个房客,只有骂大街的本事。”

倒是那些老房东和母亲很谈得来。母亲五十七岁前一直在农村,没出过远门,一下子连根拔到城里,我是有些许担忧的,怕她不能适应。事实证明,母亲在城里生活得比我预想的好。也许是感觉没有退路了,老家的地都给伯父种,回去地无一分,索性断了回去的念想。还有就是人上了岁数,就想一家人在一起济济一堂,亲情的温馨无法阻挡。母亲常说,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喝粥也比东一个西一个强。我出了校门就一直在外,老了的母亲不愿意和弟弟一家再分离。她努力适应异乡的环境,不让孩子们为她犯难操心。她跟老房东们一天见几次面,渐渐熟悉、亲切起来。春节放年假,我去弟弟那边小住,母亲收工回来,手里常多块糕点和糖果,说是一些房东给的。我们都很疑惑,也不太相信这些城里人会和农村大妈有真交情。母亲淡然地说,他们原来也是农村人,不过生在凤凰地了呗。房屋租金再丰,他们依然过着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的日子。闲谈中,他们知道母亲有做公务员的女儿女婿、跟着儿子在这里有遮风挡雨的家,都不轻看她,甚

至有点羡慕她。他们的子女大多搬到高档小区住了,留守这里的更多是衰老和寂寞。

活无疑很脏很累,但吃惯了苦的母亲不以为意,天天早起小跑去上工。母亲的血压竟然不高了。虽然每月领工资,母亲从不说上班下班,还是说上工收工,她当自己还在庄稼地里。

外人看来,母亲在城市里适应得不错。其实母亲在这个新环境里,还是有伤的。

母亲收了工骑着三轮车去接放学的孙女,一辆人行道上的汽车硬往机动车道拐,母亲大声招呼也不管用,车门擦到了三轮车车把上,司机下来拦着母亲不让走,要赔钱,两千块。母亲着急解释:“好好骑车没碍着你,是你闷头拐。”围观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母亲也越来越慌。司机逼她赔钱,她说没有,她的身上从不带超过十五块的钱,那是每天的伙食费。司机要她儿子电话号码,她不记得。司机说跟她回家,她吓哭了。围观的人群里一中年男子对司机说:“你的车开上了人行道,还让不让别人走了?”司机自知理亏,钻进车开了就走,母亲才被解了围。这事母亲对他们谁都没说,我去了母亲才讲给我听,母亲的语气故意戏谑,我知道母亲吓坏了。

母亲的三轮车用途很大,除了载孙女外,小区的垃圾箱里有许多纸盒、饮料瓶,母亲顺手丢在三轮车车斗里,聚少成多。废品收购站就在接孙女的路上,她带过去卖了,聚起来给孙女买牛奶。母亲说,不偷不抢给孩子增加营养,有什么丢人的。母亲的幸福从不打折。

“疫”路有你

□张新文

疫情下,我所暂居的小村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是那么的安静。人们都知道这次疫情不同寻常,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抗击。

老年人的麻将停了,小卖部聚集唠嗑的没了。闲下来他们心里憋得慌、手也痒,他们就把自家地块的边角荒着的地方开垦了,哪怕脸盆大的地方,也种上了青菜。他们从小视频里,看到疫情下有的人想吃上蔬菜是何等不易,即便大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可那也只能定量有限分配啊!其他村民在老人们的带动下也开始种菜,免得地荒着、人闲着,遇到紧急情况吃不上蔬菜。受他们感染,我也自己动手用盆栽了十八棵辣椒,还栽了四棵青皮茄子、四棵珍珠番茄,愿2022年余下的日子事事顺利。

每次去村部做核酸采样,都能遇到那位我叫不上名字的老人。他人矮小,瘦得大风来了几乎都能被刮跑。他每天总是在环卫工人清理垃圾桶之前,把每户门口的垃圾桶检查一遍,里面的废纸、塑料瓶、易拉罐壳,他都会装到自己的袋子里;那些没按要求放置的垃圾,他也会重新归类,放到该放的垃圾桶里;有时垃圾桶外也有垃圾,他就一一捡起来放到桶里。我所住的地方离村部大约有一里的路程,一到核酸采样的时候,人们开车的开车去、骑车的骑车去,唯独他是步行的,而且总是一副充满责任感和仪式感的样子。他会换上件较新的衣服,脸上的胡子清理得干干净净,像是去赴约或是赶场子。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半路遇到他回来,他步行的速度像是跑……

我说:“你这么快就做好啦!”

“我——我忘了口罩……”

“你嘴上不是戴着吗?”

我以为他一时糊涂了,他讪讪地,有些不好意思,又解释了一番。原来老人用捡破烂卖的收入买了一些口罩,遇上那些来做核酸采样忘记戴口罩的人,他会送一个,因为抗疫是大家的事。

晚饭后我沿着村子散步,看到一个老太太用那种专门烧开水的铝合金炉子在门口烧水,她正往里添加废旧木料,看到我站住看她,可能是怕我说她吧,连忙解释说烧出来的烟很快就散掉,不会呛人的。我跟她聊起来,话题当然是疫情,她说自己是盐城人,儿子在这边打工,租住在这个村里,疫情紧张了,上不了班,吃住开销大,能省一点是一点吧。“万不得已我也不可能烧这个。”她指了指火苗跳动着的烧水炉,有些不好意思。我说,疫情之下,共克时艰,这里在城边上,没啥讲头。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啊!“疫”路有你散发的温暖,光明就在前头……

为老人抗疫 送“方便”

□李斌/唐蕾

崇川区和平桥街道起凤社区工会网格员全面梳理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陪同核酸采样人员上门采样,人性化服务温暖了社区老年群体。



晚晴周刊投稿邮箱:
jhwbt10000@163.com